

名家对话

文学气象与故事海洋

海飞 莉莉陈

写跟内心相关的小说，用小说的形式完成人与人、人与自己之间的对话与交流

莉莉陈：最近陆续看到你在文学杂志上发表的小说，看上去像是一种回归。为什么突然之间小说数量增多，出现《走马灯》《裁缝》一类的写人的内心的小说？

海飞：这几年我去当编剧，小说写得相对少。因为当编剧，连轴转，拎着个电脑四处打工，很像以前走街串巷的手艺人，所以就会觉得时间过得快。一晃就十多年过去了。这十多年我和文学之间的关系是若即若离，和影视界的关系却越来越深。但现在回想起来是终究不离开文学，文学是我年轻时候的“一眼万年”。

阴差阳错的2024年，我开始为长篇小说《苏州河》写番外《走马灯》，为长篇小说《大世界》写番外《我们就此别过》，另外又写了《裁缝》等短篇小说，甚至还做了一些写作计划。我觉得这样的写作状态是我的内心欢喜，但是影视剧本创作确实是一种不错的谋生手段，两者相辅相成，其实未尝不可。问题是，你的时间永远不够用，生活潦草，应酬变少，独来独往。年岁渐长，创作上少了些激情，多了些平淡，其实我更喜欢当下的心境，隔一段时间把自己适当地封闭起来，写那些跟内心相关的小说，用小说的形式完成人与人、人与自己之间的对话与交流。

莉莉陈：记得大概十多年前，经常在一些文学期刊见到你发表一些中短篇小说。想知道你走上编剧之路的分水岭是在什么时候？你如何看待小说家和编剧这两种身份？

海飞：说到分水岭，这真是一个准确的词。应该是在2005年左右，我的小说数量开始增多，《看你往哪儿跑》《到处都是骨头》《干掉杜民》等就是那时候的作品。接着是《秋风渡》《往事纷至沓来》《长亭镇》……对我来说，这是一个最美好的写作年代。我有一腔沉迷其中的孤勇，让日常生活和虚构小说相互依存。这些小说是青年时代创造的精神财富，我感受到内心的踏实与妥帖。

但是到2010年开始，我又涉及了影视创作。我是从电视剧《旗袍》开始的编剧之旅，在剧本创作之余，每年会有一个“大长篇”小说发表。

说实话，剧作家不好当，不仅仅是体力上的辛苦。小说家和编剧这两种身份同时兼顾的个体并不多，典型代表有海明威、杜拉斯、张爱玲等人，特别像杜拉斯，她还是导演。要说我对这两种身份的看法，看上去从事的工作有许多相同的地方，但其实这两种职业完全不同。甚至有这两种写作思维是“相反”的。但是这两种职业又都与文字相关，与故事相关，与文学性相关。特别是剧本创作，考验创作者的更多，除了需要有旺盛的精力外，还需要有强大的故事架构能力，强大的刻画人物性格的能力，鲜明的结构设置，明晰的主题等等……

2005年已经过去20年了，我必须得承认那是我创作最快乐的时候。这20年日子过得太快，每天都在各种赶路赶稿。从来没有听说过喜欢在湖边发呆的人，会觉得日子是快的。也因为有大把可以虚度的时光，所以我们总觉得童年漫长。而写剧本拼的是体力，我不年轻了，现在的我希望剧本工作慢慢地减少。

莉莉陈：因为你的创作履历，我想你应该有资格来说说所谓严肃文学和类型文学。你是怎么看待这两种写作的？你写一部作品的时候，头脑里会有一种暗示：此刻我正在创作的作品是什么类型吗？

海飞：我编剧本的电视剧《旗袍》在2011年播出，这是谍战题材类型的作品。同年，我还写了长篇小说《向延安》，主人公金喜从想成为优秀大厨到成为顶级特工，属于谍战小说的类型。此后我又创作了《捕风者》《麻雀》《惊蛰》等谍战小说，2017年以后我又陆续写了“古代谍战”《风尘里》《江南夜》《昆仑海》……所以我觉得这些小说划归为类型小说是无可厚非的。

但是不论写作的题材如何变化，我始终是在写人，是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探究与剖析，写在不同时代与环境下，人性之中的良善与阴暗，纠结与挣扎，困境中对自我的认知，对人生的突围。我在小说创作中乐此不疲，细枝末节都展现出对人性的迷恋。接下来的“迷城”系列，是写罪案悬疑的，应该是我今后重要的创作方向。

这两种文体，截然不同，又有着太多的共通之处。我只能说，类型文学和严肃文学的界定，对写作者来说本身没有意义，或许对评论家是有意义的。因为你永远搞不懂，严肃文学杂志上发表类型文学，这究竟是类型文学严肃化了，还是严肃文学类型化了？如果要延伸到广义，我觉得好的影视作品中，好的通俗小说中，其实是有很强的文学性的。比如在我眼里《漫长的季节》就是用影像在进行一次文学创作。贾樟柯的许多电影也是如此。

所以，在创作一部小说时，在我眼里就仅仅是一部小说。但在写作过程中，也能明确地预判，这部小说会被人划分为严肃文学还是类型文学。



海飞，小说家，编剧。著有小说集《海飞自选集》（四卷本）等多部；长篇小说《回家》《醒来》《风尘里》《江南夜》《昆仑海》《大世界》等多部；话剧作品《向延安》《苏州河》；影视作品《麻雀》《旗袍》等多部



莉莉陈，原名陈莉莉，供职《野草》杂志社。作品入选2021“城市文学排行榜”、浙江省新荷文丛、收获文学榜、浙江文学奖、金鸡电影论坛·文学论坛“文学与电影共创计划”。获“西湖·新锐文学奖”、储吉旺文学奖优秀作品奖。出版小说集《游泳》

小说、影视、戏剧……艺术之间是路路相通的，是有共性的

莉莉陈：你觉得小说和剧本这两种文体有哪些不同？

海飞：写小说是令人愉悦的，也是我愿意沉迷的一种工作和消遣。小说创作过程中，除了虚构、搭建故事时的快乐，你还会沉浸在语言的狂欢里，这样的气息与氛围令你着迷。写小说只用对自己负责，是一种个体行为，只要不触犯一些禁忌，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。而剧本不是，你自己写一个剧本，最后可能不能投拍，一年写下的几十万字，也就有可能付诸东流。

此外，剧本需要有强大的故事，特别是电视剧剧本，主要靠对白来推进故事，所以编剧将会是主创里的主创。影视剧是一个综合性的艺术创作，大家需要群策群力，共同创作一部作品，因此片和主创会提出一些意见。这些意见未必完全正确，但我想没有人抱着想把它搞砸的出发点来刻意挑剔。最近我的一个剧本，需要推翻做大量修改，不是因为写得不好，而是因为市场对剧集长度的要求已经有了改变。我觉得这不是问题，而是应该服从的商业规则。不抱怨、不放弃的同时，也使得编剧这个行业，成为了一个苦差事。

对我来说，这两种文体都有涉猎，也都有自己的判断和经验。风景虽然各不相同，但终究也还是风景。在剧本创作中贯彻小说的思维，可使人物更“深”，达到情感上的极致；而在小说创作过程中用剧本的思维去架构故事，可使故事结构、人物关系更加扎实。小说和电影是留白的艺术，很多东西要去意会；而电视剧是要写“满”的，要说明白才行。重要的是人物的情感和心灵，以及如何通过丰富的细节去夯实作品。

莉莉陈：你觉得什么样的小说或者故事，跟影视的关系会更密切？

海飞：和影视相关的小说，确实是可以定制的，就是说创作初期就有意识地往影视改编的方向去考虑。但这并不是说故事复杂就可以，而是人性复杂才行。如果是人性复杂，人物关系精巧，故事架构扎实，反过来说这其实也是好小说所需要的。所以，艺术之间是路路相通的，是有共性的。

我私下里以为，小说创作要向各种艺术门类学习，包括音乐、舞蹈、美术，包括当下的通俗小说、网络文学。有时候你因此得到的滋养，或者学到的东西，也许比去学习名著得到的更多。

还有一个理论，就是对读者来说，他们需要怎样的小说或影视。可以总结的是，好小说不一定适合改编成影视剧，但是名著或者经典大部分已经或者将会改编成影视。文学与影视，在我眼里是两条奔涌且相互交汇、又会出现分叉点的艺术大河，它们延续着各自不同的艺术特征和在规律发展，又相互交融与碰撞。特别是在当下，小说按照它的常规路径向前缓缓前行。而音频故事、网络小说、动漫游戏、剧本杀充斥的时代，故事作为一种商品被不停地消费。影视剧本，恰恰是小说和故事之间相依存的一种中间生态的文化商品。

总的来说，文学和影视都是为人而创作的，是让人去了解人、观察人、发现人的一种艺术。无论小说还是剧本的创作，说到底还是要从人出发，为阐释人性而服务。

莉莉陈：一部小说如何改编成剧本，网上有顺口溜：“变格式。留对白。加动作。删心理。定人物。磨线索。改节奏。换风格。”个人觉得影视的趣

味在于观众通过观察人物的行为去理解他的内心想法，小说读者习惯的却是直接从文字中倾听人物的内心想法。你觉得从小说到剧本的改编过程中，有哪些重要事项值得我们注意呢？

海飞：三个点。一，小说有没有好的立意及切入点，有没有好剧的品相。二，小说有没有十分牢固的故事架构和走向，以及十分精彩的人物关系。三，小说有没有频频闪现的新鲜感的故事桥段。如果这三点都成立，那么这部小说基本上是可以改为剧本的。

至于剧本改编过程中，有哪些重要事项需要我们注意，这个话题有点几大了。很难说得清。我认为一个好的剧本，那一定是干净，饱满，接地气，有力量的。新意，非常重要。电视剧做到今天，我们甚至不得不放弃好看但老套的剧情，换句话说，视觉冲击力和新鲜感要同时具备。同时，需要体现人性的复杂和真实，好的情感纠葛和人物关系往往会给观众留下唏嘘回味的空间，大大提升剧的品质。我始终记得莫言在高密的文学艺术馆里的题字——“把坏人当好人写，把好人当坏人写，把自己当罪人写”，事实上，这对剧本写作同样适用。

莉莉陈：2024年你有两部小说被搬上了舞台，你也曾经提出过戏剧与小说的关系，想听听详解。

海飞：可能是种在血液里的因子吧，我小时候看过一些越剧，但谈不上热爱。我年轻时生活所在的诸暨县，以及周边的县市，都是被越剧所笼罩着的。那时候我不是十分热爱，就是因为我越剧节奏太慢，情节太少。比如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，你仔细分解故事，才发现原来没讲什么大事，就是一对恋爱中的青年男女因为父母不同意分开了，然后梁山伯死了，祝英台嫁人的途中经过梁山伯的坟墓，双双化蝶。但现在再来细听，发现了其中的韵味和美，或者说细节之美。这可能跟年龄有关，年龄越大，更愿意接受慢一些的东西。

所以我在想小说是不是可以学到戏剧中的一些闪光的东西。比如戏曲或戏剧那么慢，剧作家是如何对故事做取舍的，如何来把握节奏的？这在小说创作中也是十分重要的，因为我从来没有觉得，把中篇小说的字数拉长，就能算是长篇小说。

一个特别偶然的契机，东方艺术中心的雷雯总来找我，说要把小说《向延安》搬上舞台。浙江话剧团也因熟人牵线，要把小说《苏州河》搬上舞台。这两个话剧都是在2024年完成的，因为是话剧，就需要写很多的台词。这些台词我写得很过瘾，因为必须讲究，所以需要细细推敲。后来我又想，小说是不是可以仅用台词就来串起整个故事，小说是不是可以写成话剧的形式，比如我现在就开始写一部叫《探春》的小说，这部小说和常规的小说会不一样，一会儿是第三只眼的描述，一会儿是大段台词……另外我还发现，其实剧团生活大部分作家不了解，剧团生活是很有意思的。演员是在台上演别人的人生，在台下演自己的人生。

野生的好在于“野”字，野就是一种蓬勃之力量

莉莉陈：你曾经说过你属于野生的一类作家，那么你又怎样去学习、融汇，努力地去讲好故事？

海飞：我从小读书比较杂。我的外婆家在上海的弄堂，是特别接地气、特别民间的。我舅舅有很多书，比较杂，传统文学、经典文学和故事类、章回小说、评书等等什么都有，这些书都放在

阁楼上。比如《金陵春梦》，我记得是六卷本。比如《我的前半生》，比如《侍卫官杂记》，也比如《古都·雪国》……外婆家的阁楼，于我而言是照亮我心灵的最初的一道光。那时候我从没想过要成为一名作家，但无意中这些读物影响和滋养了我。就像无意中种下一棵树，后来却恰好可以在树下乘凉。我曾以杂食动物和野蛮生长概括自己的写作，是非典型性写作的一类人。

像我这样的创作者，因为先天薄弱，比如没有受过良好的中文教育，就需要后天去补。首先得分析一下，哪些故事是天下流传的，就知道读者需要什么什么样的故事。所以，我相信《山海经》《搜神记》《聊斋志异》以及众多公案小说，都为本土悬疑推理小说创作提供了不竭的灵感源泉和取材富矿。这些作品的中国元素又都归于同一河流，融入中国传统道德和价值观。从讲故事的方法来说，古典文学和民间文学已有详尽的体现。我现在又开始重读《聊斋志异》，去拆分蒲松龄老先生短篇的构架与技术。我觉得这样的作品迄今仍有生命力，在我有限的认知里，四大名著都是以故事见长的，《聊斋志异》也是以故事见长的，所以讲好故事很重要，讲不好故事就需要其他的“花样”来凑。

回过头来想，我需要学习名著和经典小说，这些作品中一定有好的地方。但是对作者而言，更注重的应该是分析和思考，比如像《哪吒1》和《哪吒2》的导演饺子，在艺术界中，这样的人就相当于野生的。野生的好在于“野”字，野就是一种蓬勃之力量，想想野火的力量有多大……所以在我眼里，小说也可以野一点，俗一点。野，并不是野蛮，俗并不是庸俗。

虔诚心态下的写作，会产生一种能量，这可以说是一种文学理想

莉莉陈：我发现你正在进行的是系统化的写作，比如你会对你创作的所有小说，提出“故事海”的概念，在这个概念下，你又把所有的谍战类型的小说，称为“谍战之城”系列。把所有写罪案推理的小说，称为“迷城”系列。这种写作似乎有着商业写作的痕迹，你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想要去强化各种概念？

海飞：形成一种写作概念，确实更容易打上商业写作的烙印。但是我这样理解：强化概念是虔诚的一部分，我甚至不怕你笑话，想要写一幅“戏比天大”的字挂在墙上，这是因为我从2024年开始涉足了舞台剧的创作。虔诚心态下的写作，会产生一种能量，这可以说是一种文学理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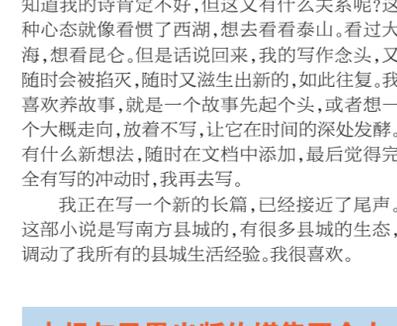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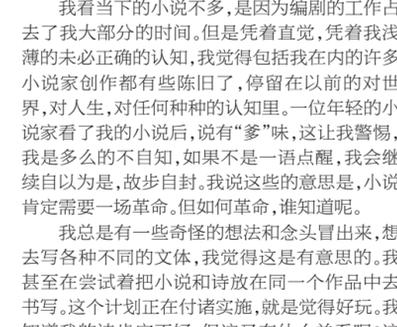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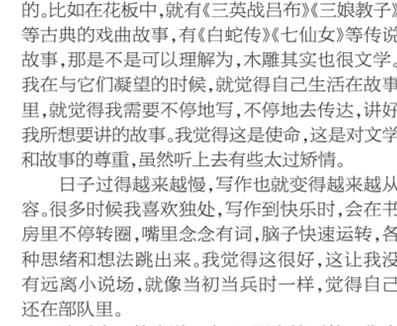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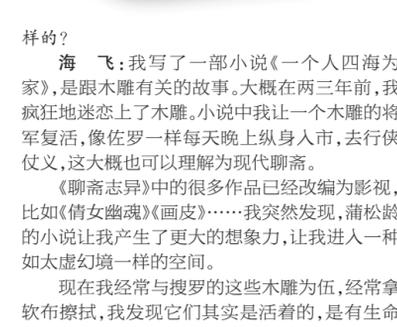
比如把谍战小说全部收归到“谍战之城”系列中，根据小说《醒来》改编的剧集已经在拍摄中，导演是赵宝刚。根据小说《捕风者》改编的剧集也即将开机。新的长篇小说《大世界》是一部大群戏，众人都在小说中成了自己的主角，塑造生动的人物群像成为这部长篇的特色。我是这样理解的，在我们的人生之旅中，每个人都是自己故事的主角。在《大世界》中，我也试图让每个人物的故事平分秋色，各有精彩。

至于“迷城”系列，是因为我参与策划的小说《算账》，和我个人创作的小说《台风》，分别进入了芒果TV和爱奇艺的改编序列中，于是萌生了写系列罪案悬疑小说的念头，也因此而确定了“迷城”系列这个概念。我喜欢写罪案，是因为觉得我们每个人心里可能都住着一个“心灵警察”，对“罪恶”事件有自己的“审判”。我想把这种虚构的秘密无限延伸。这个世界上，奇怪、隐秘的事情还有很多，只是我们不知道、不探究、不了解。所有事物，我们能看到的都只是冰山一角。

“迷城”系列，是我关于城市秘密的一种想象。我在南方长大，对县城和乡镇非常了解，也非常迷恋，所以希望我小说中的故事，能发生在江南或南方县域的人文气息中，剖开人性之中深藏的善与恶。

中国有两千多个县，它们多带有一些相同的气质，而南方的不少县城，大体是相同的布局，差不多的路名，有好多县城都会有一条江穿城而过。都会有一条胜利路、红旗街或人民电影院、人民医院……明确南方这个地域界定，一方面是我熟悉它，另一方面我也想把它变成我个人写作的一种印记。南方的县城，一些企业、商场、基础设施是相同的，比如都会有一个不大的广场，有老房子正在改造等等。既然这是我们共同的认知，那么读者也会希望在小说中见到他们所熟悉的南方县城。所以“迷城”系列，写的不是大城市，而一定是南方县城。而由此开展的“迷城”系列小说，有即将完成的，也有正在酝酿的，更有列入写作计划的。

莉莉陈：你对当前的小说创作有什么思考？最近有什么创作计划？你现在的写作状态是怎



本报与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合办